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四鈔卷二

德清俞樾

地隨水高下

宋沈作喆寓簡云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河奇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其上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名浮玉山見於圖經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覩之信然

按靈州應作靈洲殆傳寫誤也至吾湖之浮玉山一統

志云在烏程縣南五里湖水雖滿山頂常露若浮玉然故名則是眞山也寓簡乃以爲小洲何歟

宋方勺泊宅編云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潬音誕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汎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潬屹然如故相傳此潬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爲洲潬濕爲巨海

海中潮汐之異

明黃衷海語云由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既望至晦潮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惟老於操舟者乃能察之按海潮每日一上落此

則前半月上後半月蒸殆天地之氣至此一大噓吸乎

四水之異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職方外紀言翁加里亞有四水甚奇一從地中噴出即凝爲石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合爲冰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即爲精銅一水色沈綠凍則成石永不復化此皆極異

梁土晉土魯土

宋高似孫緯略引宅經云凡宅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

央下名曰衛士居之先富後貧按諸土之名今相宅者
所不知也

海子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
時海子園也鎔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
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
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按北人遇
大水輙呼爲海葢相沿久矣

旱浪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晉苻堅傳云建元十七年長安

有水影遠觀若水覛地則見人至則止㕓惡之宋寶祐六年四月常州晉陵縣之黃泥岸亦有此異相傳呼爲旱浪

湯泉有七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和州之惠濟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又注云燕之昌平李陵臺亦有温泉

落棠山

國朝徐文靖管城碩記云唐書地理志自饗州西南三

日行度霧嶺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縣又有崦嵫州事物紺珠曰崦嵫亦曰落棠山按崦嵫人所恒用之典不知有落棠之名

石經山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小西天即石經山也有石堂曰石經堂左有石洞二右有石洞三復有二洞在堂之下方石經版分貯其中葢隋沙門靜琬始刻未成而奄化唐貞觀後其徒道公等續成之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增刻之前後納於洞中者千餘卷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記其目甚詳每洞皆以石

爲窗櫺用鐵固之方本[illegible][illegible]窗[illegible][illegible]以窺見觀其字畫則遼金所刻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大意謂末來世佛法有難故刻此藏之若世有經願毋輙開其用心可謂勤矣

按此一役也經歷千年迭相增益彼教中人專一如是視吾徒壁藏遺經似有過之然至今未出不知所謂未來世佛法有難者尚在幾千年之後也

祿昪江

唐樊綽蠻書云麗水一名祿昪江校者云昪字字書不載按昪即昇字昪下升字篆書作𢍏故誤作斗耳宋本

詩人玉屑有黃昇序鈎摹其手書昇字作䍜是此塙證

萍實驛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宿萍鄉縣泊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

按萍鄉縣西至長沙府之醴陵縣北六十五里醴陵縣東三十里有香水渡相傳爲楚昭王得萍實處則世俗所傳或非無因寰宇記萍鄉縣北有萍實里楚王臺石湖以遠爲疑恐未詳考也

鼓毋山

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云江陵徐母貲產巨萬劉表初爲

荊州母以家貧至□陽洲之表許爲問其故答曰素以賣豉爲業老無兒息但願生不爲官吏所擾死得一冢不見毀廢表許之數年死葬江陵西江岡表敕郡無得採樵其墓西有小山因呼爲豉母山

慈姥磯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慈姥磯尤巉絕峭立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挂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愚謂師川此

論固可以箴薄俗然題詠望夫石較之貞娘墓上題詩者又當稍勝矣

長河堰

宋陸務觀入蜀記六月二日宿臨平夜半解舟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蝦甚富按長河堰當即今之長安鎮距臨平三十里

七里瀨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嚴陵七里瀨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為籠言若籠中因謂初至為入瀧既盡為出瀧瀧本音閭江反奔湍獄以為者

余疑讀若籠者郎瀨字之轉音作瀧轉非耳

國朝沈自南藝林彙考引戲瑕云南齊蕭諶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隋書南寗有卜 小彭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巖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籠余以爲皆非必當從此弄字按此亦一說以洞庭風弄爲證甚塙也

一鉢泉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代州清涼山清涼寺葢文殊示現之地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按仁和臨平山下有一擔

泉泉水不過一擔許取之不竭不取不溢亦此類也

三塔灣

宋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云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縣西門外有白龍潭在寺前以白龍穴於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之後遂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王也

鑿糟陂

宋呂希哲呂氏襍記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鑿糟陂士人惡之易爲好草陂至今四鄉之人猶襲舊號問彼方之民僉曰好草陂也

娉婷市

元陸文仁硏北雜志云洪州娉婷市五代狄鍾傳侍兒所居後以名市畢少董謂可對溫柔鄉

常熟爲太公避地處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辟紂居之孟子謂太公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羑里城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相州湯陰縣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

傳文王演易之所大歷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羑里城或問此是何城張尉答曰此是郭令公園相州時所築或曰此是羑里城囚文王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曰某比在河南不知文王與紂事只將謂郭令公所築也按天下所傳古蹟大率類此

周厲王故蹟

太平廣記狐類引紀聞云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二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流王於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即葬城之北

隨侯祭墓臺

宋趙彥衞雲麓漫鈔云隨州有隨侯冢山形如飛鳳冢在其背於對山下築臺號爲祭墓臺按此亦古人祭墓之證

燕太子丹黃金臺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蓋昭王創臺於前子丹踵之於後今人知昭王不知子丹

白鹿洞爲李涉故蹟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李涉洛陽人渤之仲兄也

自號清溪子避地南來卜隱匡廬香鑪峯下石洞間嘗養一白鹿甚馴因名所居白鹿洞與弟渤偕膺昆季茅舍相接

按朱子申修白鹿洞書院狀云契勘廬山白鹿洞原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自南唐建書院遂爲聚徒講學之地至有宋爲朱子所居而天下徒知傳誦其規條風雅舊蹤不復問矣卽或推原其始亦徒知爲李渤不知爲李涉也余故爲表出之

輞川爲宋子問別業

明徐㶿筆精云摩詰輞川詩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注皆未分明盖輞川實爲宋之問別業昔人即之問也

按輞川至今爲摩詰所專莫知其本屬宋之問矣

古賢冢墓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芾之

父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陽縣太君閻氏皆葬

此按父名不載當考

又云京西轉運使蘇舜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

謨志銘

又云蘇子美墓在石門村

又云鮑明遠墓在蘄州黃楊縣南里許

又云范蜀公墓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時猶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在故鄉子輩有哀范墳詩

又云辛㓜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又云范增墓在徐州城南臺頭寺大歷初有盜覷寶氣於冢中發得古銅劍

又云謝皐父嘗至新城聞故老言羅隱給事冢在縣界徐村之水隝冢碣猶存梁開平四年沈崧志

又云朱澤民祖應得卜得陽抱山祖母施夢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後既而役者深五尺許得石刻曰鬱林太守陸績之墓別有𦬶石在旁曰此石

燗人來换石果斷矣命亟掩之按吳地記云績墓在閶門外不言葬陽抱山

按研北襍志多載古賢冢墓葢隨所見聞而記之也今備錄以爲考古者之資

高柴墓

元吾衍閒居錄云陳州古墓俗云高柴墓爲馮馬兒所發初得石刻曰逢馬而破遂發之不疑毒煙飛箭皆隨機輪而出因斷其機得金鑄鳧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其他異物不可數計厚葬如此恐非高柴當是陳君冢耳

干將墓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儒
月山因筆錄云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竈無蟑螂竈
雞

康王墳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云初用之登州人居之眾島
島上有墓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
以海上一城爲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
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眙用之書至云年來已
成故事矣

按康[illegible]廟[illegible]之全[illegible]於續鈔十九矣則此康王墳亦未必其爲齊康公也

琉璃王冢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冢土人呼爲琉璃王冢馬氏嬾真子錄辨爲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誤劉厲爲琉璃爾

按宣化府有狐突廟訛爲糊塗廟正此類矣先君子印雪軒詩鈔有糊塗廟詩

水經注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

有是名矣按亦琉璃冢之類

黃幡綽墓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崑山縣西數里有村曰綽堆故老相傳云此乃黃幡綽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按綽堆下有注云避御名改曰堆卽今綽墩疑綽墩其本名避宋光宗嫌名故稱綽堆耳

黃邱大墓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長蘆之下御河西岸地名黃邱有大墓正光中魏故前州刺史莊公高君之碑會通未鑿之前海道未通諺云水打黃邱墓運糧到大都後果

然以爲證

蘇州有蘇小小墓

明周嬰巵林補遺云杜牧悲吳王城詩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則蘇小家似在蘇州李商隱送李郢之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黃滔寄蔣先輩蘇州詩塚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酹酒五員來則其墓又在蘇州也按杭州嘉興並有蘇小小墓已無定論乃蘇州亦有此說不獨眞娘一抔土供人題詠矣

郟縣蘇墳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

占柏三百本歲甲申郟賊盡翦之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郟令具衣冠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冢子由西有四冢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氏六公子名爲簞爲符爲箕爲籥爲筌爲籌亦無墓墳之外有二冢數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冢爲盜發矣俯其穴得誌銘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無之中州之慘至今子瞻不保其邱墓不亦甚乎於草蓬積磈中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十六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八七所一窆孫遲孫墓遲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

[illegible]未聞也按此所載亦未甚明碑列四氏此四氏者何人也頂頸諸骨似即梁夫人之骨非子瞻遺蛻云子瞻不保其邱墓亦似言之失實

九娘墓

國朝謝家福五畝園小志九娘者相傳稱唐六如姬人葬桃花菴後金雲門女士詩云鴛鴦塚小被人平自注云九娘墓爲士人所佔然則彈詞言六如有九妾亦或有因也

秋英墓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小青傳乃支小白戲撰而詩

與友詞則阜珂月徐野君爲之余與野君爲忘年交自述於余者如此谷霖蒼學使嘗䕺一天婢於放鶴亭側士人戲指爲靑墓過客紛紛題詠後爲霪雨所潰有片石識其歲月則婢名秋英也按小靑爲亡是烏有人皆知之今三尺荒墳尙存湖上莫知其爲秋英也又其詩出阜徐二君手人亦罕知者

國朝朱彭西湖遺事詩注云明時有小靑說者謂託名施愚山至杭詢之陸麗京陸曰此憑具區之子雲將妾也集中所謂某夫人者錢唐進士楊元蔭妻也見愚山詩話支如增小靑傳名元元家廣陵其姓不傳殁於萬

歷壬子年纔十八又張潮虞初新志云小青女弟紫雲嫁會稽馬髦伯據諸說實有其人非烏有也

按小青有無不足深究惟其妹紫雲與秋英之名知者甚少宜表出之小青卒於萬歷壬子是萬歷四十年其生當在萬歷二十三年乙未

馬嵬軼事

太平廣記狐類載沈既濟所撰任氏傳云鄭子調槐里尉與任氏俱去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圉人敎獵狗於洛川適値於道蒼犬騰出於草閒任氏欻然墜地爲犬所

獲鄭子衙溺出囊中錢贖以瘗之削木爲記迴視其馬齧草於路隅衣服悉委於鞍上履韈猶懸於鐙閒惟首飾墜地餘無所見按馬嵬埋玉之外不謂又有此軼事

宋艮嶽象杭州鳳凰山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政和五年命工部侍郎孟揆鳩工內官梁師成董役築土山於景龍門之側以象餘杭之鳳皇山最高一峯九十尺周十餘里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一名鳳皇山後神降有艮嶽排空霄之語以在都城艮方故曰艮嶽南山成易名壽嶽都人且曰萬歲山按此則宋之艮嶽實取象杭之鳳皇山天下名山多

矣何獨取此[illegible]南渡楚都臨安之先兆邪

九江府庾樓之誤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五日郡集於庾樓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時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已久矣

按唐時已有庾樓則庾樓之建舊矣庾亮本傳明言在武昌唐去晉未遠未必於江州爲庾亮築樓也愚疑此卽漢之庾將軍南康府大庾嶺將軍所開也南康府志

有漢庾將軍祠將軍名勝九江與南康接壤而彭蠡湖口尤爲要區庾將軍當日或亦曾於此有保障之功故爲築樓以存其遺蹟歲久失傳遂屬之庾亮耳

巢湖之巢徂了切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巢湖之巢徂了切見孫亮傳注按此音至今循之然巢湖自當以古巢伯之國得名尙書釋文巢伯之巢仕交友徐呂交反不知後世何以讀作徂了切也

徽州

宋岳珂愧郯錄云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爲徽州徽州徽州

在唐號利川武德四年置正觀改州名隸羈縻州蠻夷之境也今用其名於江東且徽州自崇甯二年正月始廢爲蔣竹縣至宣和而遽徙其名於他地則尤不可

按新唐書羈縻州有徽州初隸松州都督府後没於吐蕃自宋改歙爲徽而徽州遂爲東南名郡今且以爲行省之名而唐時松州所隸之徽州無知者矣古今之變革如此此亦可異也原書兼說眞沔二州今不及云

西湖孤山

林和靖集有一絕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按余湖上所謂

俞樓者卽在孤山之陽余至此則賓客紛來日不暇給每笑曰林和靖之隱孤山徒虛語耳今觀此詩則知此老亦有所不足但不知其所屬意在何地也

明張萱疑耀云宋江鄰幾作襍志載許洞嘲林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鵝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畋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卽懷詩文求見濟乃以文學保薦及詔下賜帛而已按孤山林和靖千古豔稱今觀此則其地其人均有不滿人意者亦可歎也

西湖三塔

國朝閔景鎏濤波小志補志[illegible]聖祖仁
皇帝南幸十景俱錫[illegible]宸翰有司建三潭印月景亭於
池上以奉　御碑列小石塔三坐於湖中以表其名
按湖心有塔始於東坡坡集有請開湖狀云候開湖了
日於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石塔以內
水面不得請賃及侵占種植此湖心之塔所由始也然
云三五所初不限定三塔或其後所立止此耳武林梵
志云南宋舊圖對第三橋之左爲一塔四橋左爲一塔
五橋左爲一塔則三塔所在尚可考見兩湖塵談云三
塔基正德時楊公開湖始盡掘去則宋時舊跡不可尋

矣今湖心亭前三塔莫能言其由來讀此始知爲康熙時所建也

夷亭

宋程大昌演繁露續云平江有讖語曰水到夷亭出狀元予問夷亭何以名夷雖土人不知也閱陸廣微吳地記而得其說蓋吳闔閭時名之也闔閭嘗思海魚而難於生致令人即此地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鮝其讀如想鮝即魚身矣而其腸胃別名逐夷爲此亭之嘗製此魚也故以夷名之吳地志仍有注釋云夷即鮝之逐夷

愚按於此洽魚應名魚亭乃不就魚身取名而反取魚之腸胃以名其亭且腸胃名逐夷止取夷之一字亦爲無義雖古說相傳殆未足信廣韻六脂有鮧字云鱁鮧鹽藏魚腸果如吳地記所說則夷亭可作鮧亭矣今人喜食魚腸胃乃亦有此典故

都中著名市肆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都城舊日如句欄衚衕何關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欄宋家靴雙塔寺前趙家薏酒順承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街刁

家丸藥皆名著一時起家鉅萬至鈔手衕術𦙍家專煮猪頭肉而宮禁外而勲戚皆知其名薊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當日太平勝槩也

山棚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之東都連虢州多猛獸人習射獵而不耕蠶遷徙無常俗呼爲山棚按今江浙閒多別處客民來耕山田皆居棚中呼之曰棚民卽此類也

長命洲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梁武帝崇奉釋氏首放生池謂之長命洲唐太平公主於京西擫地贖水放生者置

甘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洲之名甚新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太平公主亦宜表出之

繩橋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將至青城再度繩橋長百二十丈分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掛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漁人曬網染家晾綵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按此卽漢書西域傳所謂縣度後漢書西域所謂繩行也宋時蜀中亦有此險乎

唐樊綽蠻書云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即永昌也兩崖高險水迅激橫亘大竹索爲梁上布簀簀上實版仍通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明所鑿也然則雲南亦有之

小長橋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寶帶橋一名小長橋故老相傳爲澹臺湖其墓尚在按寶帶橋五十三洞可謂長矣乃謂之小長橋不知大長橋又安在也余歲歲經由其地惜未知澹臺墓所在

西北水田

明張萱疑耀云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唐王建水運歌

有云遠徼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卽此意按劇亭林引杜詩雲帆轉遼海之句以證海運此以王建詩證西北水田皆可與言詩者也

漢田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閒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賁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價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又按此幷可知宋時田價十千一畝已爲良田視今廉矣

赤地千里異說

明馮時可雨航雜錄云萬歷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

密山人沈士能曰是旱徵也徐別駕光訓問故曰今日

爲甲子占書云夏雨甲子赤地千里徐曰非也子爲水

位雨於甲則水徵赤尺古字通用言爲水沮則尺地舉

足若千里之艱耳又五行志甲遇單日爲雄雙日爲雌

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其何傷沈曰何以分雌雄曰單

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陰多變不能信

也按以赤地爲尺地甚奇惜未考是歲之爲旱爲水也

木圖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

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麪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齎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黃州木牌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黃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版每四片爲一副蓋一棺之用也其販皆自湖南連辰邵等州其山多大木山中人售版直甚賤又多以繒帛魚羊牛肉等相易而至眞州貨之獲厚利故雖重征商人不憚也

按廣雅釋水云篺筏也方言九云泭謂之篺則字當作

篺後漢南蠻傳注簞船縛竹木爲簞以當船則字又作

簞今此作牌或亦可通乎

又云凡牌皆中立一柱貫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淺謂之

將軍柱按今船皆有將軍柱其名起於此然云貫出牌

下候水淺深則與今船將軍柱又別

江中大桄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大江遇一大桄廣十餘丈長五十

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臼碓皆具中爲阡陌相

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尙其小者耳大

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能復入夾但行
大江而已按此棧固大然續鈔卷五所載唐肆俞大娘
航頭恐尙有過之也

墓中有屋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政和中丹陽縣北地名石羊子
有盜發古冢云是梁宏偃將軍墓墓有四室在旁中一
室四廈開
又云姜堯章云無錫之青山有張循王俊所葬下爲石
屋九

地下有竈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蔡寬夫侍郎築室金陵鑿爲池沼旣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罋甚大相連如設數瓮者竄閒有灰又得朱漆匕筯數十莫測其故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邪

相州紅纈鄂州花

明楊愼墨池瑣錄云後山贈晁補之詩聞道新文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言以相州之紅鄂州花樣也[illegible]相州茜草最多故相纈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傳漂杵餘血所化

見樓鏅攻媿集叢鈔卷一已載之矣

雁山五珍

明馮時可雨航襍錄云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一旗一鎗而白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奪目植巖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星如金山樂官似金雀聲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

出木池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植俱從一小池中浮出號出木池遺址尚在按西湖净慈寺有神運井相傳僧道濟運木於此葢緇流附會之說亦有自

也

和眞艾雅喀

國朝禮親王嘯亭襍錄云吉林東北有和眞艾雅喀部其人濱海而居煎魚皮爲衣裙以捕魚爲業去吉林二千餘里卽金時所謂海上女眞也按三鈔卷二所載魚皮國當卽此耳

海浮石

西人李提摩太八星之一總論云海中有一種至小之魚食物入腹卽如蠶之吐絲吐出之物一遇海水卽堅凝如小石俗謂之海浮石積之日久吐者益多石亦益

大竟有成爲海島者人居其上築房成市耕地成田澳
州東北境更有此種魚吐石成隄綿長三四千里不絕

茶香室四鈔卷三

德清俞樾著

大鵬二年

明徐𤊹筆精云余友林熙工掘地得古磚刻大鵬二年大鵬年號無考書之以質博雅者余謂此王莽時物王莽曾改元天鳳天字殘缺遂成大字至鵬之與鳳古本同一字也

自孔子卒年至宋慶元

國朝徐文靖管城碩記云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於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文公

是年正旦書於藏書閣下東樞益文公以道統自任之意

夏禹生日

蘇東坡集與二子追過游塗山詩自注云淮南人謂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是禹生日爲六月六日今紹興禹廟尙有其子孫姒姓者居廟側亦言六月六日爲禹生日子孫皆會祭廟中乃考會稽志又云三月五日俗傳禹之生日禹廟遊人最盛無貧賤富貴傾城俱出士民皆乘畫舫丹堊鮮明酒樽食具甚盛賓主列坐前設歌舞春欲盡數

日游者益衆至立夏方止是禹又以三月五日生矣二說不同何也余疑會稽志所云自是游春非因禹生日故至春盡而止也六月六日之說自宋相傳當不妄耳此已見續鈔卷三今又詳論之如此

秦穆公謚

元黃溍日損齋筆記云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音穆者宋穆公之後音謬者秦繆公之後二字蓋通用秦繆可音謬安知宋穆不音謬乎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安可遂以爲據乎按鄧氏分別兩繆姓雖未可

據然秦穆公之謚則固非美名也史記蒙恬傳曰昔者
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
繆以秦人論秦謚宜得其實黃氏但知有皮日休之論
未知史記固有是說也

甯武子名或作渝

國朝羅振玉面城精舍文甲云隋甯贙碑書甯武子名
作渝不知係別字抑別有本

林閭氏

明徐𤊹筆精云林閭氏楊雄之師也見路史七卷第十

按萬姓統譜林閩縣人博學能文見文章志爲楊雄師

嚴子陵不娶梅子眞女

明陳耀文正楊云楊升庵據古蹟遺文有嚴光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正之曰漢地理志會稽郡縣二十六其一曰吳則福於會稽爲吳市門卒非即紹興之會稽也云娶福女因居會稽然邪夫福棄妻子去矣豈獨攜女而行變姓名矣誰復知其有女妻光邪且光之避亂在王莽之末福棄家去則平帝時也相去已二十餘年福固已老矣可必其有季女

邪

按世皆以嚴子陵妻梅子眞女傳爲美談江西梅氏以梅福爲始祖亦有此說愚竊以爲楊氏固疑杜譔陳氏亦無實證若以年而論則未始不相及若謂棄妻子去不宜挈女而行安知未棄妻子以前不以女妻光乎子眞隱蹟多在南中子陵初釣於齊國後乃歸老富春安知非追隨婦翁之高迹乎此二人不愧冰玉升庵爲之作合疑以傳疑可也

國朝姚範援鶉堂筆記云曾見一書言嚴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子陵年八十終章懷注漢

書不見引此文大約出於姓氏書及私譜妄撰宋末永嘉徐昭鈞臺詩云梅福神仙尉新知是婦翁意亦本於委巷之書不足為據按姚薑塢亦不信此說然宋人詩已有之則固非升庵偽造矣

陸凱贈梅事存疑

明周嬰巵林云梅鼎祚詩乘載陸凱贈范蔚宗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注引荊州記曰陸凱與范蔚宗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兼贈之詩陸凱字智君代北人又曰蔚宗未嘗至長安此當有誤予按陸智君仕孝文朝孝文立三年而齊

已授禪與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習君所作則陸出代北范產江南范宜以梅寄陸而陸乃折花貽范何其倒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郡人爲孫皓左丞相而御覽十九卷引荆州記作凱與路曄爲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逢驛使所謂路曄者史未有見所稱陸凱亦未曉是敬風否也

按折梅寄驛今古豔稱而其事實有可疑竟不知作詩者爲代北之陸凱爲吳郡之陸凱而爲所贈者亦不知爲范爲路也詞人沿用亦皆習而不察矣

梁宣帝詩有誤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嘉靖間吳中刻六朝詩集有梁宣帝詩一卷僅六首建除迎舍利塵尾百合棃蘭而已乃陳宣帝誤作梁也梁無宣帝再編詩者宜攷正

按梁亦有宣帝所謂後梁也中宗宣帝世宗孝明帝及後主共三帝歷三十三年宣帝名詧昭明太子子也在位七年然則此六詩誠不知爲梁爲陳竟謂梁無宣帝亦失之

周虓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爲王

臣義不得顧私恩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歐血而死周
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
得已亦降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
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
不以爲榮況郎仕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
以爲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
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士大
夫脫有不幸當爲周虓無爲趙苞按趙苞不如徐庶之
曲全前人已有此論矣王氏又以周虓並論周虓事人
罕及之故爲表出若其事則固未易論也

陳晃

明徐𤊹筆精云陳子昂字伯玉見盧藏用序幷唐書獨雲溪友議載陳拾遺名晃字子昂當必有據

愚按周禮弁師疏晃則俛也以低爲號也然則名晃字子昂猶名俛而字仰正取相反之義而晃必飾以玉則名晃字伯玉義亦有取疑陳拾遺初名晃字子昂一字伯玉其後廢名不用乃名子昂而字伯玉耳

常伯熊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云楚人陸羽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幷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有

常伯熊者又因陸羽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按陸羽茶神其事甚著常伯熊無知者據下文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公請爲之則伯熊必臨淮人也

張博物

元陸友仁研北襍志云張九齡一名博物見徐浩所撰碑銘

常無名

元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張子容襄陽人開元元年常無名榜進士按此人姓名甚奇又云王灣開元十一

年常無名榜進士是此人屢主文衡矣

按其下又云崔灝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進士第然則開元十一年自是源少良而非常無名其謂是十一年者涉下文而誤耳

劉微之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尚幼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坡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鄉人

但呼為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弔以詩云案頭曾立二賢良今潁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劉孝廉張道士為董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沒世隱約氏名詎不泯

按宋史家愿傳云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然則劉巨之名亦登於靑史矣非張易簡可比也

宋捷

宋黃朝英靖康緗素記云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

年北人侵邊車駕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斥之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取視之乃臨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卽以爲將作監此乃以姓名盜爵祿者也

按揮麈後錄云宋高宗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爲誰曰宗室趙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此人亦宋捷之類也

宋無名氏劉豫事迹云麟豫之子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當時率以名姓爲識兆亦可

巧也

國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金朝北京宮殿其屏扆窗牖皆破汴京輦致於此汴中工匠有名燕用者製作精巧凡所造下刻其名及用之於燕而名已爲先兆

熊皦

宋黃伯思跋石晉熊皦詩後云五季道衰文喪其閒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取若皦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二十篇及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按熊皦之詩無傳至今莫能知其爵里可歎也

王襄陽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燕人王鐸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爲人以賂求爲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余謂葛洪句漏爲訪丹砂雷煥豐城因求寶劍若此人因慕米襄陽而求爲王襄陽則更奇矣

潑韓五

國朝羅振玉存拙齋札疏云宋人小說載韓世忠少貧無行人呼潑韓五按惜未言出何書

焦夫子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貌陋且長目

廣顙虬髯垂瘿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蝨然為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二句云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熙甯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肆筆成夫子像於亭壁今不復存有石刻在孩焦詩粗鄙想其人亦稱是乃託文與可之筆以傳亦其幸也

張佖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李煜葬北邙故吏張泌任河南每清明拜其墓哭之甚哀煜子孫淩替常分俸賙給

又云鄭文寶仕李氏時校書郎歸宋不復序故官時煜

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守者難之乃披蓑荷笠作漁者以見陳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爲他慮煜忠之按此鄭文寶之軼事世罕知者因張佖事而附及之

困學紀聞云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爲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鄭文寶不敘故官亦不就新恩之意

魏野子閑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魏野眞宗時聘召不起卒贈祕書省校書郎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李公昭遇守陜

言於朝賜號清逸處士按魏野有子人罕知者

王凱

宋葉夢得巖下放言云蘇子瞻初未知有禪學爲鳳翔府僉判有兵官王凱者敎之始大知愛凱王銑之父也按此條有誤坡集有王大年哀辭云太原王君彭字大年故武甯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予尤善佛書葢自君發之然則東坡禪學得之於彭非得之於凱彭乃凱之子也又云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則彭之子讜亦非王銑

龍昌期

宋呂希哲呂氏雜記云龍昌期少嘗爲僧博極群書而議論怪僻文潞公薦於朝令進所撰經義賜五品服及金帛其書以周公爲周之賊臺諫交攻昌期納還所賜過洛見潞公公曰朝廷方崇尚周公孔子教而先生非之故至此耳昌期曰某何嘗非孔子但非周公耳公曰亦足矣按以龍昌期之怪僻而文潞公薦之則其議論亦必有動人者所謂學非而博者邪

吳隱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午後至秀州崇德縣舊聞戴子微

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卧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閒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崇德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閒矣按崇德即今石門縣余蘇杭往返必由之路未知吳隱姓名尚有知之者否姑記於此

關勝

宋無名氏劉豫事迹云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是冬金人侵山東豫遂蓄異謀殺其將關勝欲出城見金酋百

姓遮道願死守豫因縋城詣軍前通款按此關勝當鄧

宋江等三十六人中之一也

鄞縣尉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

縣尉不記姓名按一尉而倡此大議并姓名不傳亦奇

又云眞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

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

有執事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疏遠之人所未諳耳宰

執欲以妄言眞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

宰執皆慙服注云或言是雍邱尉武隆按此亦一縣尉

也

顧玉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云顧玉者操舟之人也家靈芝寺側其父善琴玉幼習之父亡奉母以居風晨月夕放舟湖中撫琴自樂嘗作蓼花引蓋孝子也後母亡玉亦殁按西湖操舟者乃有此人然知者少矣

市隱何失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云居成公云京師賢者多市隱近時何失字得之居京師織紗為業售者不二價喜賦詩思致[illegible]所[illegible]京[illegible]何

得之杭人也

俞搢八世同居

宋韓淲澗泉日記云淳化二年十月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搢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閭按此亦吾宗之盛事也

劉美楊景宗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嘗荷畚為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以第賜景宗方其微賤時二造上方器一為卒相築第安敢自期身饗

其用哉

又載郭進事云進治第旣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按進語殊達與楊景宗事並觀可爲營營田宅者警矣

郭注

朱釋惠洪冷齋夜話云韓魏公客郭注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殆可與

范公客同科也按范公客未知何人當考

郭鐸

無名氏大金弔伐錄有軍民耆老等乞立趙氏狀云靖康二年二月八日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謹狀按此錄所載孫傳等五狀首銜皆稱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則固以官列名狀首也又張叔夜之立趙氏狀云天會五年二月十一日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狀秦檜之立趙氏狀云天會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狀此二人亦皆宋臣也惟郭鐸不書官其殆耆老乎以無官之

人不避危難列名狀首必一忠義之士宜表出之

吳道子殺皇甫軫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云皇甫軫畫鬼神及鵰鶻若脫壁與吳道子同時吳以其藝逼已募人刺殺之按此知同能相妬一藝且然蘇張孫龐固無足怪矣

丁晉公拜老郁先生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節度使知昇州公童時曾從老郁先生學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以兩朱衣挾之拜於其下先生大呼曰拜殺老夫矣既坐話舊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

誨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先生之賜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數月果卒公爲辦葬埋之物甚厚吳人以爲美談
按晉公此舉自是高義原注云先生居光澂巷今不知吳中尙有此巷否也

狂人罵賈似道

元吾衍閒居錄云宋之末年有狂士人於市井賣小兒學書字本一貫三張每遇人郎隨口成詩亦張山人之類時賈似道專政每遭面罵亦無如之何歸附後猶在至元壬午死於親戚家按此人甚奇以賈似道之權力而不能奈何一狂士何也較世俗所傳瘋僧罵秦檜更

快矣

陸放翁記秦檜孫事

宋陸務觀入蜀記云七月五日泊秦淮亭六日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塤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即御書閣蓋賜第也又云七日左廸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來煒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按此知放翁於秦氏世講之誼固不衰也始而惓惓於秦氏後又爲韓氏作南園記放翁生平於此不無可議

又云九日秦伯和遺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瘡又云秦伯和送藥伯和知納交於陸放翁自是可見不得以檜之孫而鄙之

太和先生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太和先生姓王氏眞定人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時鄰郡有重獄臺使者檄郡守更訊一老吏曰眞定有太和王先生者雖布衣有聽斷才曷以禮聘之守於是遣吏造先生再請乃許旣至令守第出訊請從屛間聽之先生爲指某囚某詞中有閒由此細勘一訊卽服獄上臺使者褒美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

以金不受乃以禮遣歸以韋布終按此人以布衣能決疑獄甚奇竟不傳其名但稱太和先生更奇也

何青天

國朝周亮工書影云癸未舉天下廉卓十八人余與陳大樽夏彝仲諸君同被舉末一人休甯丞也丞姓何蜀中人有異政時呼爲何青天後部中不遷不黜而別選一官至百姓閉門留丞丞不可百姓置壓釀金以送其行頃刻得三千金丞丞不受衆曰蜀中殘破公無家何歸乃持前金置田購屋以待公後不知所終按如此好官而竟不著其名惜哉余年家孫暴方子式昭官江蘇平望

司巡檢譚序初中丞撫吳時曾登薦剡後調東山巡檢以不善事上官被劾去官山中百姓以其貧爭貿米薪餽之亦何靑天之流亞矣

梁山伯祝英臺

國朝金武祥粟香四筆云小說家豔稱梁山伯祝英臺事而未知所出山堂肆考亦以爲俗傳蝶乃梁祝之魂爲不可曉余閱宜興荆溪新志載邵金彪祝英臺小傳云祝英臺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爲擇偶英臺曰兒當出外游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遂偕至義興善權

山之碧鮮巖築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爲女子臨别梁約曰某月日可相訪將告父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自以家貧羞澀畏行遂至愆期父母以英臺字馬氏後梁爲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也梁驚悟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臺羅扇遮面出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遺言葬淸道山下明年英臺將歸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臺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墮入塋中繡裙綺襦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於朝封爲義婦此東晉永和時事也齊和帝時梁復顯靈

異助戰有功有司爲立廟於鄮合祀梁祝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間改爲善權寺今寺後有石刻大書祝英臺讀書處寺前里許村名祝陵山中杜鵑花發時輒有大蝶雙飛不散俗傳是兩人之精魂今稱大彩蝶尚謂祝英臺云

又云吳騫桃溪客語云梁祝事見於前載者凡數處甯波府志云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游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僞爲男粧與其學三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於上虞始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之父母請求爲婚而祝已許字鄮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

梁死葬鄮城西淸道原一云梁爲鄮令而死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爲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羨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於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冢

余按此視邵金彪傳稍畧而事或轉得其實如甯波志所云則梁祝事蹟固在浙東與宜興荆溪無涉也邵傳以爲其讀書之處在義興善權山則亦其讀書之處非葬處也何以善權寺前有祝陵之名有雙蝶之異不幾並兩處爲一談乎義興縣至隋始置謂永和時卽有義興名亦失之不考矣其事本屬無稽前人謂因樂府華

山幾事而附會然華山幾事無女子僞爲男妝之說則亦不甚合也粟香四筆又引談遷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此又不知何說殆又訛梁山伯爲梁山泊而牽合於水滸演義矣山東曲阜亦云有梁祝故蹟則更奇詳見三鈔卷十

梨園演張縉彥

國朝陳其年湖海樓詞集有賀新涼一闋其題云甲申之變迎降者大司馬某亦與焉其人後官兩浙開讌西湖召梨園侑酒即命演闖賊破都城故事闖賊入城一人執手版蒲伏自唱臣兵部尚書某迎接聖駕嗀某即

坐上客也某愴然不懌良久曰嘻亦太甚矣某何至是
遂罷酒去按明史七卿表知所謂某者張縉彥也